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經題考*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生 李周淵

摘要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362) 翻譯於西元 3 世紀中期之前，是現存漢譯佛典中最古老的淨土經典。長久以來，此經經題的意義一直少人探討，而解讀此經題最大的困難在於音譯詞「薩樓佛檀」。

首先，西元 515 年左右成書的《出三藏記集》所記載的是「薩樓檀」，而西元 700 年左右成書的《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記載的則是「薩樓佛檀」，因此在解讀經題時，需要考慮有這兩種不同的情況。

*2018/10/2 收稿，2018/11/18 通過審稿。

*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指導教授惠敏法師循循善誘，提供了寶貴的建議；蘇錦坤老師費心幫忙校讀全文，指出了文章的很多漏洞；Luke Gibson 老師不僅為我解答關於梵語格位的問題，也提醒本經經題很可能是多個佛陀稱號的並列；同學許恬智對初稿結論產生質疑，這啟發我重新思考；同學劉勁松提示應加強對“檀”的論證；兩位匿名評審對本文的論證邏輯以及本文對梵語格位的解讀等方面，給予了很多有幫助的回饋。在此向以上諸位表示感謝，我根據他們的建議做了修改，還有錯漏，全在我自身。

其次，本經的原典語言，很可能是印度的俗語，根據本經的其他用例、印度語音演變的規則以及初期漢譯佛典梵漢對音的規則，可以構擬「薩樓（佛）檀」所對應的梵語是**th/s...l/r/t/d/d...d/t...*的形式。

最後，從以上成果出發，提出一種相對合理的可能性，即「薩樓檀」所對應的梵語是 *sarvalokadhātu*（一切世界），而經題「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對應的梵語接近於**amitābha-samyaksambuddha-sarvalokadhātu-manuṣya-parimocaka*，是多個佛陀稱號的並列，大意为「救濟一切世界人類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

關鍵詞：阿彌陀經、薩樓佛檀、梵漢對音、一切佛、一切世界



目次

一、引言

二、前人研究

三、經題來源

四、梵漢對音

(一)「薩」

(二)「樓」

(三)「檀」

1. 「佛檀」對應 Skt. buddha

2. 「分檀布施」對應 Skt. dāna

五、梵語構擬

(一)「檀」的用法與經文一致

(二)「檀」的用法與經文不一致

六、結論

【略語說明】

一、引言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以下簡稱「本經」)是漢譯佛典中最早的淨土經典。¹其譯者有兩說,一說主張後漢支婁迦讖,一說主張三國支謙,但不管譯者具體是誰,綜合這兩位譯者的翻譯年代,起碼可以確定本經譯出的時間是在西元3世紀中期之前。²關於本經的原典語言,辛嶋靜志(1999: 136)指出,相比起書寫於西元12世紀的梵本,本經保留了很多原本方言的樣貌。

這部經典有一長一短兩個名字,比如《高麗藏》再雕本上卷首題,寫作「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但上卷尾題以及下卷首題、尾題都寫作「阿彌陀經」。³其中,「阿彌陀經」的名字很好理解,因為本經即是在讚歎「阿彌陀」的功德以及描述「阿彌陀佛土」的莊嚴,但是「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這個名字卻耐人尋味,不知所指為何。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中,「阿彌陀」「三

¹ 參見藤田宏達(2007: 46)。

² 根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載(參見CBETA, T55, no. 2145, p. 6c25),本經為支謙所譯,但是目前已有多位學者從翻譯風格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此經乃支婁迦讖所譯,或者乃支婁迦讖譯而經由支謙改定。藤田宏達對不同學者的看法做了辨析,提出了折中的看法,他認為此經譯者最有可能的是支謙,但是也不排除支婁迦讖的可能。參見藤田宏達(2007: 39-46)。

³ 參見《(景印)高麗大藏經》(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冊6,頁1011上、1026下、1027上、1038下。《房山石經·遼金刻經》殘存有「……人道經」經題,參見《房山石經·遼金刻經》(華夏出版社,1988年)冊9,頁36。

耶三佛」「薩樓佛檀」屬於音譯，而「過度」「人道」則是意譯。音譯的部分，「阿彌陀」與「三耶三佛」容易理解，分別對應梵語的 *amitābha/amitāyus*（無量光或無量壽）⁴ 與 *samyaksambuddha*（正等正覺）⁵。意譯的部分可以從經文的語境得到理解，⁶「過度人道」⁷即「救濟人類」之意。⁸

⁴ 藤田宏達（2007: 237）認為此經中的「阿彌陀」有可能對應現存梵本中的 *amitāyus* 或者 *amitābha*。辛嶋靜志（2014: 232-233）則推斷此經中「阿彌陀」的原語是 *amitābha* 的中期印度語詞形 **amitāha* 或 **amidāha*，發音大約是 **amidā'a*，而 *amitāyus* 則是後期才形成的一個詞。本文不涉及對「阿彌陀」一詞的構擬，暫定「阿彌陀」對應的梵語是 *amitābha*。

⁵ 參見辛嶋靜志（2014: 238）。

⁶ 本經「過度」與「人道」的所有用例，在現存梵本中都找不到對應的梵語。唯一相近的是，梵本作 *bahujanahitāya tvam ānanda pratipanno bahujanasukhāya lokānukampāyai mahato janakāyasyārthāya hitāya sukhāya devānām ca manuṣyānām ca yas tvam tathāgatam etam arthaṃ paripraṣṭavyaṃ manyase*（引自 Fujita 2011: 7）大意为「你打算對如來發問，這有利於無量眾生的利益和幸福，是出於對世間的悲憫，有利於諸天人民的利益和幸福」，本經譯作「汝所問者甚深，汝乃慈心於佛所，哀諸天帝王人民，若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大善當爾，皆過度之。」（CBETA, T12, no. 362, p. 300b7-15）。

⁷ 「人」與「入」形近易混，經文出現了2次「得人道」，也出現了2次「得入道」，經題中的「人道」是否「入道」之訛？我以為應以「人道」為正。首先，本經所有的「人道」或「入道」雖然梵本都找不到對應，然而題後漢支婁迦讖所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所有對應位置都作「人道」。其次，檢CBETA，歷代經錄只有「過度人道」，並無「過度入道」。最後，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及支謙《大明度經》已經有「得人道」的明確用例，

因此，經題中已知的部分是「正等正覺阿彌陀佛……救濟人類」，需要解決的是，到底「正等正覺阿彌陀佛」與「救濟人類」之間的確切關聯是什麼呢？只有知道他們之間的確切關聯，我們才能知道經題的完整內容，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正是在於解讀音譯詞「薩樓佛檀」。

二、前人研究

丘山新（1986: 68-69）指出，《出三藏記集》將本經經題錄作「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經」，而《高麗藏》再雕本則將其中的「薩樓檀」錄作「薩樓佛檀」，但由於不知道原語是什麼，所以無法判斷「薩樓檀」與「薩樓佛檀」何者為正。

色井秀讓（1976: 597）認為，「薩樓⁹佛檀」難以找出對應的梵語，但是根據本經中的「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可以構擬出經題有一部分是 *amita-samyak-sambodhi-sambuddha*，如此則本經即為「阿彌陀佛成道和過度人道之經」，與經文的內

如《道行般若經》卷 7：「……閻浮利人民及四面蜎飛蠕動，悉令作人，各各得人道已，皆令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CBETA, T08, no. 224, p. 462b21-27）；《大明度經》卷 2：「若三千大千國土眾生悉得人道，各作七寶塔，以妓樂樂之。」（CBETA, T08, no. 225, p. 484a28-b3）

⁸ 丘山新（1986: 70-71）認為本經「過度」除了「救濟」，還有「超越」的義項，但其實「超越」這個義項也包含在「救濟」之中；他還認為「人道」除了「人類」，還有「人間世界」的義項，但是從經文的用例以及他所舉的外典用例來看，並沒有「人間世界」的意味。辛嶋靜志（Karashima 2009: 125）譯「過度人道」作「*save human beings*」。

⁹ 「樓」，色井秀讓寫作「棲」。參見色井秀讓（1976: 595, 597）。

容相符。

辛嶋靜志(2014: 237-238)的觀點是,「薩樓檀」才是正確的寫法,而這個詞其實就是本經另一個音譯詞「盧樓亘」,對應於梵語 *avalokitasvara* (觀音)。因此,他認為「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意義是「阿彌陀佛和觀音救濟人類」,可以參考的是,經文中提到了阿彌陀佛般泥洹後「盧樓亘」會成佛並救濟人類。至於為什麼「盧樓亘」會寫成「薩樓檀」呢?辛嶋靜志認為,首先,「盧」字在佛經中出現的頻率比較低,在不同版本中就有被訛寫作「蓋」的例子,因此這個使用頻率很低的「盧」很有可能會訛誤作「薩」;其次,「亘」字與「檀」右下角的部件形近,因此「亘」會訛誤作「檀」。¹⁰

色井秀讓與辛嶋靜志都構擬了音譯詞的原語,但是他們的構擬恐怕是有問題的。

色井秀讓認為經題是「阿彌陀佛成道和過度人道之經」,應該是將 *Skt. sambodhi* 或者 *Skt. sambuddha* 翻譯作「成道」,姑且不論這個翻譯是否貼切,起碼他並沒有處理經題中關鍵的「薩樓」二字。

辛嶋靜志認為「薩樓檀」即「盧樓亘」,也很牽強。首先,目前並未見到「盧」與「薩」互換的用例,二者僅僅是字形結構相似。其次,字形簡單的「亘」難以訛誤作字形複雜的「檀」。另外,本經乃淨土經典,觀音並不是主角,「盧樓亘」一詞在經文中也只出現過3次,把「盧樓亘」放入經題中,認為是阿彌陀佛和觀音一起救濟人類,與經文的主旨不符合。肖越(Xiao

¹⁰ 辛嶋靜志在文中提到,他的觀點來自於陳金華在私人通信中提出的設想。

2016: 7) 就根據「盧樓亘」在經文中只出現 3 次的情況，對辛嶋靜志的看法表示懷疑，他認為現在還無法確定「薩樓佛檀」的意義。¹¹

總之，「薩樓佛檀」的意義依然是個謎，而經題「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的意義也依然沒有得到合理解釋。

三、經題來源

探討「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的意義之前，首先應該明確的是這個經題的來源。此經題最早的來源與撰成於西元 515 年左右¹²的《出三藏記集》有關，《出三藏記集·新集經論錄》「支謙譯經」中著錄到：

《阿彌陀經》二卷（內題云：「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經」）¹³

《出三藏記集》對這個經題的記載出現了「內題云」，這條記載未引道安的經錄也未引其他經錄，可以認為是《出三藏記集》原創。《出三藏記集》中，當一部經典有多種題名時，一般會用「舊錄云」（134 次）、「或云」（267 次）、「一名」（73

¹¹ 參見 Xiao (2016: 7)。

¹² 《出三藏記集》在梁天監十四年（515）以前已經行世，此後仍有增補，收錄的作品直至梁天監十六年（517），參見蘇晉仁（1995: 10）。

¹³ CBETA, T55, no. 2145, p. 6c25

次)，但是此處卻用了「內題云」(3次)，可見本經的情況與普通的一經多名有別。也就是說，並不是同時流行著「阿彌陀經」與「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兩個題目。僧祐所見到的情況是，此經題為「阿彌陀經」，但是在經本內部卻記載著「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前者當是後者的縮略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出三藏記集》記載的是「薩樓檀」。後世《歷代三寶紀》以及《大唐內典錄》承襲了《出三藏記集》的記載。¹⁴

至於《高麗藏》再雕本「薩樓佛檀」的來源，則與《開元釋教錄》有關。¹⁵下表列出《開元釋教錄》中關於此經經題的不同記載：

卷	在《開元釋教錄》中的位置	題名
2	《總括群經錄》 「支謙譯經」	「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¹⁶

¹⁴ 參見《歷代三寶紀》，CBETA, T49, no. 2034, p. 57b4-5；《大唐內典錄》，CBETA, T55, no. 2149, p. 228a6-7。

¹⁵ 丘山新(1986: 68)、辛嶋靜志(2014: 237)均指出《出三藏記集》作「薩樓檀」，而《高麗藏》再雕本錄作「薩樓佛檀」，但並沒有進一步指出《高麗藏》再雕本記載的來源。

¹⁶ CBETA, T55, no. 2154, p. 487, c27

		(宋元明本作：「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¹⁷)
11	《有譯有本錄·大乘經重單合譯·寶積部》	「阿彌陀 ¹⁸ 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¹⁹
19	《大乘入藏錄》	「佛說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²⁰

表格中，卷 2、卷 19 的「佛說」應是漢地添加，並非經典原題；卷 2 的《高麗》再雕本作「薩樓檀」，應是「薩樓檀」之訛。因此，《開元釋教錄》相比起《出三藏記集》有兩點最大的不同：第一是經題前多了「諸佛」，第二是除《高麗藏》再雕本之卷 2 外，均變《出三藏記集》的「薩樓檀」為「薩樓佛檀」。

事實上，最早與《出三藏記集》產生差異的，不是《開元釋教錄》，而是新羅環興²¹的《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

吳時支謙立《諸佛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¹⁷ 引自 CBETA 所錄《大正藏》校勘記，參見 CBETA, T55, no. 2154, p. 487c27。

¹⁸ 據 CBETA 校勘記，宋本缺「陀」字。參見 CBETA, T55, no. 2154, p. 586b29。

¹⁹ CBETA, T55, no. 2154, p. 586b29

²⁰ CBETA, T55, no. 2154, p. 680c25

²¹ 一本作「憬興」，如藏俊撰《注進法相宗章疏》：「《無量壽經疏》三卷，環興撰。」CBETA 所載《大正藏》校勘記中，《大日本佛教全書》本及大谷大學藏寫本作「憬」，參見 CBETA, T55, no. 2181, p. 1141b13。

之稱，亦名「大阿彌陀」。²²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成書年代在西元 700 年左右，²³而《開元釋教錄》則撰成於西元 730 年。²⁴二者成書年代有先後，但目前無法證明他們是有沿襲關係，還是有共同的材料來源。可以確定的是，最早於西元 700 年左右，就出現了「薩樓佛檀」的記載。

總結上文，本經經題有「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與「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兩種形式，前者出現於西元 515 年左右，後者出現於西元 700 年左右。時代在前未必版本就可靠，時代在後也未必就會有衍文，兩個經題都應該納入考量，以下用「薩樓（佛）檀」的形式表示存在兩種情況。

四、梵漢對音

初期漢譯佛典的原典語言相當複雜，本經也不例外，但是根據本經的其他用例、印度語音演變的規則以及初期漢譯佛典梵漢對音的規則，可以嘗試著構擬出音譯詞對應的梵語，從而知曉其意義。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在描述音譯詞和梵語的關係時，使用的是「對應」一詞，而不是使用「音譯」，因為本經

²² CBETA, T37, no. 1748, p. 131c26-28

²³ 參見池田昌広（2012: 1）。

²⁴ 參見《宋高僧傳·唐京兆西崇福寺智昇傳》：「（釋智昇）乃於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CBETA, T50, no. 2061, p. 734a1-2）

的原語不是梵語，只是可以用梵語來作參照。

「薩樓（佛）檀」的讀音為：EH. *sat lo (but) dan* > MC. *sat læu (bjwət) dan*，以下檢討梵漢對音的情況。

（一）「薩」

本經的「薩」字除了出現於「菩薩」，還出現於「須摩扶劫波薩多」「阿蜜（密）蔡羅薩」，梵本中比較接近的單詞，只有 Skt. *sumerukalpo*、Skt. *amitaprabhasya*²⁵。目前還沒辦法找出這兩個「薩」字對應的梵語音節是什麼，姑且從其他經典中找尋例證。

在現存可靠的支婁迦讖譯經以及支謙譯經中，「薩」所對應的梵語音節有三種情況²⁶：

第一種是對應 *-sat-*，「薩」的入聲韻尾[-t]對應梵語的 *t*，比如支婁迦讖《道行般若經》「摩訶薩」²⁷（EH. *ma hai sat* > MC. *mwa ha sat*）對應 Skt. *mahāsattva*。²⁸

第二種是對應 *sar-*，「薩」的入聲韻尾[-t]對應梵語的 *r*，因為二者都是舌尖音，比如《道行般若經》「薩芸若」²⁹（EH. *sat*

²⁵ 本經梵漢對音的材料比對自香川孝雄（1984）。

²⁶ 本文後漢支婁迦讖音譯詞的材料取自 Coblin（1983）以及辛嶋靜志（2010b）；三國支謙的音譯詞由我逐一整理。

²⁷ CBETA, T08, no. 224, p. 431, a5

²⁸ 參見辛嶋靜志（2010b: 323）。

²⁹ CBETA, T08, no. 224, p. 426, a24

wun ńak > MC. sat jwən ńzjak) 對應 Skt. sarvajña, ³⁰支謙《太子瑞應本起經》「薩陀」(EH. sat dai > MC. sat da) 對應 Skt. sārthavāha。

第三種是對應 -tha-，梵語的 -th- 在俗語中音變為 -s-，且「薩」的入聲韻尾沒有對應，比如《道行般若經》「怛薩阿竭」³¹ (EH. tat sat ʔa giat > MC. tat sat ʔa gjat3) 對應 Skt. tathāgata (犍陀羅語 *tasa-agada)。³²

由此可知，「薩樓(佛)檀」中「薩」所對應的梵語，最起碼有一部分是 *th/s。³³

(二)「樓」

本經音譯詞中，「樓」有多個用例：

序號	漢譯	梵語
1	維末樓	vimalānana
2	頭樓和斯	duṣprasahasya
3	彌離俱樓	merukūto
4	墮樓勒耶	vaidūryanirbhāso
5	樓耶帶	lokasundaro

³⁰ 參見辛嶋靜志 (2010b: 395)。

³¹ CBETA, T08, no. 224, p. 429, a27

³² 參見辛嶋靜志 (2010b: 98)。

³³ 事實上，印度俗語中的 s 還可能來自梵語的 dh 或者 h (參見 Allon 2001: 79)，但現存支婁迦讖以及支謙譯經的音譯詞中並沒有看到這種例子。

6	樓夷亘羅	<u>l</u> okeśvara rājo
7	樓波黎波蔡躒	<u>l</u> okapradīpasya
8	俞樓俱路蔡	śū <u>r</u> akūto
9	僧迦羅彌樓迦帶	(未知)

由表中例子可知，「樓」的聲母[l-] (EH. lo > MC. ləu) 所對應梵語的輔音，有 l/r/t/ḍ 四種可能。³⁴此外，本經同樣含有聲母[l-]的音譯詞，還有「那履迦葉」(Skt. nadīkāśyapa) 的「履」以及「樓波黎波蔡躒」(Skt. lokapradīpa) 的「黎」，二者都對應梵語的-d-。³⁵

因此，從本經的音譯詞用例可知，「樓」的聲母[l-]所對應梵語的輔音是 l/r/t/ḍ/d 中的一種。³⁶

³⁴ 印度語言中-t- > -ḍ- > -l-的變化，參見辛嶋靜志 (1994: 18)。

³⁵ 印度語言中-d- > -l-的變化，參見 Pischel (1957: 174-175§244)、辛嶋靜志 (1994: 19)。

³⁶ 丘山新 (1986: 68) 嘗試著構擬「薩樓檀」的原語，他發現「樓夷亘羅」(Skt. lokeśvara rājo)、「盧樓亘」(Skt. avalokiteśvara) 中的「樓」對應的梵語都出現了-k-，因此他採納董同龢的擬音，認為本經中「樓」還保留著上古的濁塞音韻尾[-g]，所音譯的原語應該是-lok-。他的觀點恐怕站不住腳，比如例 1-4 中，「樓」所對應的梵語，並未見到-k-。例 5「樓耶」的「耶」(EH. ja > MC. jia) 對應 loka-的-ka-，例 6「樓夷」的「夷」(EH. ji > MC. ji) 對應 loke-的-ke-，反映了印度俗語中-k- > -y-或者-k- > ø (參見 Brough 1962: 91-92§38)，也就是說，這兩個例子的原典語言中，也不會出現-k-。

(三)「檀」

「檀」(EH. dan = MC. dan) 在本經共出現 10 次，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3 次)，一種是「分檀布施」(7 次)。

1. 「佛檀」 對應 Skt. buddha

首先分析「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本經提到：

佛言：「若起，更被袈裟西向拜，當日所沒處，為阿彌陀佛作禮，以頭腦著地言：『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

阿難言：「諾！受教。」即起，更被袈裟西向拜，當日所沒處，為彌陀佛作禮，以頭腦著地言：「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

……即時阿難，諸菩薩、阿羅漢等，諸天、帝王、人民，悉皆見阿彌陀佛及諸菩薩、阿羅漢國土七寶已，心大歡喜踊躍，悉起，為阿彌陀佛作禮，以頭腦著地，皆言：「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³⁷

「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的「佛檀」在藏經中罕見，後漢三國的譯經也無用例，是否訛誤？西晉聶道真所譯《菩薩受齋經》中對本經有過引用：「歸命西方阿彌陀三耶三佛檀、盧

³⁷ CBETA, T12, no. 362, p. 316, b25-c11

樓亘、摩訶那鉢菩薩，三毒消除，往生尊剎。」³⁸可見本經的「佛檀」不誤。³⁹

現存梵本中並無對等於「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的描述，⁴⁰但《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在對應位置，兩次作「南無無量清淨平等覺」⁴¹，一次作「南無無量清淨三藐三佛陀」⁴²。因此，根據文意以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的對應文句可知，本經的「佛檀」應是指代「佛陀」，所對應的是 Skt. buddha。

需要注意的是，「佛檀」的「檀」收鼻音韻尾[-n]，但是 buddha 的末尾是元音，二者無法對應。

Skt. buddha 的格位變化中，與「佛檀」讀音相近的，一種是單數受格 (Singular·Accusative) 的 buddham，另一種是複數屬格 (Plural·Genitive) 的 buddhānām。有沒有可能 Skt. buddha 變成了其中的一種呢？事實上，「南無」所對應的是 Skt. namas，而這個梵語單詞一般同為格 (Dative) 連用，⁴³比如本經梵本開頭的偈頌就出現了 namo 'mitābhāya namo 'mitāyuṣe。⁴⁴因此，「南

³⁸ CBETA, T24, no. 1502, p. 1116b28-29

³⁹ 《持心梵天所問經》之宋本與宮本於卷 4 末所附咒語中，出現了：「南無佛檀 (稽首佛)」，參見 CBETA, T15, no. 585, p. 33a13。

⁴⁰ 參見香川孝雄 (1984: 342-345)。

⁴¹ CBETA, T12, no. 361, p. 298, b29-c5

⁴² CBETA, T12, no. 361, p. 298, c14

⁴³ Monier-Williams, M. 的《梵英辭典》中「namas」詞條下提到，「namas」經常與 dative 連用，比如「rāmāya namaḥ」，意即「向 rāma 致敬」，參見 Monier-Williams (1999: 528)。

⁴⁴ 見 Fujita (2011: 3)。

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對應的梵語比較大的可能是 *namo 'mitābhāya samyaksambuddhāya*，*buddha* 變化成了單數為格的 (Singular·Dative) *buddhāya*，而不是單數受格的 *buddham*⁴⁵ 或者複數屬格的 *buddhānām*。⁴⁶

既然如此，「佛檀」之所以可以用來表示 *namas* (禮敬) 的對象，或許是在本經的原典語言中，*buddha* 的某個格位變化以鼻音收尾，且這個格位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起到梵語為格 (Dative) 的作用。當然，目前還沒有看到類似的材料，只能留待今後再做解釋了。⁴⁷

經題「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為什麼也用「佛檀」呢？這個經題與「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有很大比例的重合，甚至「佛檀」二字連用的情況也一樣，這種連用在其他地方沒有找到用例。因此，可以推斷經題中的「佛檀」很

⁴⁵ 根據香川孝雄的段落劃分，「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出現在第 39a 以及第 39b，在 39b 中所列的梵本有一句話是：「*icchāmy ahaṃ bhagavantaṃ tam amitābham amitaprabham amitāyusaṃ tathāgatam arhantaṃ samyaksambuddhaṃ draṣṭum*」，此中出現了 *samyaksambuddhaṃ* (單數受格)，與「三耶三佛檀」音近。但是，此處的 *samyaksambuddhaṃ* 表示的是「我想見」(*icchāmy ahaṃ.....draṣṭum*) 的對象，而不是「南無」(Skt. *namas*) 的對象，因此無法說明「佛檀」對應 *buddham*。參見香川孝雄 (1984: 344-345)。

⁴⁶ 匿名評審之一提到了為格與受格、屬格

⁴⁷ 目前所見，犍陀羅語以 *a* 結尾的名詞，其單數位格 (Singular·Locative) 的語尾會出現 *-ami* 的形式，只是現在還沒看到 *namas buddhami* 的用例。參見 Baums (2009: 209)、Schlosser (2016: 92)。

有可能是沿襲自「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這種情況下，「薩樓佛檀」是完整的音譯，而「薩樓檀」是略譯。

也就是說，經題中「薩樓佛檀」的「佛檀」有可能指代佛陀，對應 Skt. buddha。

2. 「分檀布施」 對應 Skt. dāna

本經「檀」的另一種用法是以「分檀布施」的形式出現：

阿彌陀為菩薩時，常奉行是二十四願。分檀布施、不犯道禁、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志願常勇猛，不毀經法。

48

經文中的「分檀布施」是兩個詞同意連用，此中的「檀」乃布施之意，對應 Skt. dāna。⁴⁹

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分檀布施」的「布施」已經翻譯出了 dāna 的意思，為何還要再引入音譯詞「檀」？

前文已經提到，本經的譯者有兩說，一說主張後漢支婁迦讖，一說主張三國支謙。支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經》中就有既用「檀」，也用「布施」的例子，比如：

佛語阿難：「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最尊。云何？阿難！

⁴⁸ CBETA, T12, no. 362, p. 302b15-17

⁴⁹ 參見辛嶋靜志（1999: 144）。

不作布施，當何緣為檀波羅蜜薩芸若？不作戒，當何緣為尸波羅蜜？不作忍辱，當何緣為羸提波羅蜜？不作精進，當何緣為惟逮波羅蜜？不作一心，當何緣為禪波羅蜜？不作智慧，當何緣為般若波羅蜜薩芸若？」⁵⁰

支謙所譯《維摩詰經》也有類似的例子，比如：

維摩詰言：「……為佛事不斷慈，為人事不斷悲，為法事不斷喜，為慧力不斷護，為布施不斷檀，戒化人不斷律，知非我不斷忍，身意行不斷精進，惟道事不斷禪思，為博聞不斷智慧。……」⁵¹

由此可見，本經「分檀布施」的用例並非孤例，而這些例子都說明了對同一個詞音譯與意譯並用，是譯者的一種翻譯習慣。

事實上，本經有類似的例子。比如本經「一心」對應於 Skt. dhyāna（禪定）：

阿彌陀為菩薩時，常奉行是二十四願。分檀布施、不犯道禁、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志願常勇猛，不毀經法。

⁵²

⁵⁰ CBETA, T08, no. 224, p. 434b6-12

⁵¹ CBETA, T14, no. 474, p. 525a14-18

⁵² CBETA, T12, no. 362, p. 302b15-17

但經文還出現了「坐禪一心」的用法，如：

悉令八方上下諸無央數佛國中，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使得入道，悉令作辟支佛、阿羅漢，共坐禪一心，都合其智慧為一勇猛。⁵³

這個詞與「分檀布施」的結構一致，都是「動詞+音譯詞」與「意譯詞」連用。

另外，「檀」對應 Skt. *dāna*，後漢三國的譯經中有一些類似的用法，比如「旃檀」（Skt. *candana*）⁵⁴；「悅頭檀」（Skt. *śuddhodana*）⁵⁵；「難檀栴」（Skt. *nandanavana*）⁵⁶；「優檀」（Skt. *udāna*）⁵⁷。

也就是說，經題「薩樓（佛）檀」的「檀」有可能對應 Skt. *dāna*（布施）。

總之，「薩樓（佛）檀」的「檀」既有可能與「佛」連用，對應 *buddha*，也有可能直接對應的是 *dāna*。當然，經題的「檀」未必就限定在這兩種情況中，不過起碼可以確定的是「檀」（EH. *dan* = MC. *dan*）所對應的梵語輔音是 *d* 或 *t*。⁵⁸

⁵³ CBETA, T12, no. 362, pp. 308c29-309a3

⁵⁴ 參見 Coblin (1983: 242)。

⁵⁵ 參見 Coblin (1983: 254)。

⁵⁶ 參見辛嶋靜志 (2010b: 333)。

⁵⁷ 參見 Bapat (1951: 48)。

⁵⁸ 印度語言中 -t- > -d- 的情況，參見辛嶋靜志 (1994: 19)。

以上根據本經的例子檢討了「薩樓（佛）檀」各個成分的對音情況，可以初步判斷其所對應的梵語，應該是 *th/sa...l/r/t/d/d...d/t... 的形式。

五、梵語構擬

初期漢譯佛經的原典語言相當複雜，而且譯者在創造音譯詞的時候，未必會遵循固定的規律，這就讓我們在構擬經題所對應的梵語時，困難重重。不過，本經「薩樓（佛）檀」的「檀」在經文中有明確的用例，可以作為突破口。以下即根據前文總結出來的對音規律，嘗試提出「薩樓（佛）檀」可能對應的梵語。

（一）「檀」的用法與經文一致

首先，如果經題中「檀」的用例與經文中的用法一致，那麼可以判定「薩樓（佛）檀」所對應的梵語後半部分是 *dāna*（布施）或者 *buddha*（佛）。

布施（*dāna*）是佛教重要的概念，佛經中甚至有以「布施一切」為名的主角，比如三國吳康僧會所譯《六度集經》卷 2 所載《薩和檀王經》，⁵⁹此中「薩和檀」對應於梵語的 *sarvadāna*（布施一切），與本經的「薩樓檀」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本經經文並未單獨著墨於布施，現存典籍中也難以看到阿彌陀佛與布施有強烈的聯繫。因此，*-*dāna* 的猜想可以排除。

另一種可能是「佛檀」對應 *buddha*，這種情況下，「薩樓」

⁵⁹ CBETA, T03, no. 152, p. 7a23

對應的是什麼？從語音與意義來看，很有可能是常見的梵語單詞 *sarva*（一切）。

首先，「薩」（EH. *sat* > MC. *sat*）對應 *sa(r)*。「薩」的入聲韻尾[-t]與「樓」的聲母[l-]都是齒音，起連聲作用，一起對應 -r-。類似的例子，比如本經「提想竭羅」（Skt. *dīpaṃkara*）中，「竭」（EH. *gjat3* = MC. *gjat3*）的入聲韻尾[-t]與「羅」的聲母[l-]連聲，一起對應梵語的-r-。⁶⁰其次，「樓」（EH. *lo* > MC. *lāu*）對應 -*rva*。-*rva* 的 -v- 沒有譯出。《道行般若經》中「乾陀羅」、「健陀羅」對應 Skt. *gandharva*，「羅」（EH. *la* = MC. *la*）對應 -*rva*，-v- 也未譯出。⁶¹類似的例子，比如本經「阿術祇陀揭蚤」中的「陀」（EH. *dai* > MC. *da*）對應 Skt. *avidyāndhakāra*vidhvaṃ sanakaro 中的 -*dhva-*，-v- 也未譯出。此外，譯者在音譯的時候只是保證聲母與主元音接近即可，並沒有每個音節都嚴格對應，所以可以用「樓」對應 -*rva*。⁶²

⁶⁰ 類似的例子比如本經「羅隣那阿竭」（EH. *la lin na ʔa gjat3* > MC. *la ljen na ʔa gjat3*）對應梵語 *ratnākara*，「竭」對應 *ka(r)*。

⁶¹ 參見辛嶋靜志（2010b: 754）。

⁶² 梵語的 -*rva-* 在印度俗語中可能產生了變化。第一種可能是 *rva* 直接變化為 *ra*，這種變化可以參考：印度俗語半摩揭陀語中 *pora* 對應梵語的 *parvan*；印度俗語阿波婆朗娑語（*Apabhraṃsa*）中 *karantaho* 對應於梵語的 *kurvatāḥ*，*karanti* 對應於梵語的 *kurvanti*。第二種可能是 *rva* 變化成了 *rava*。印度俗語中，相鄰的兩個輔音會產生一個起分隔作用的元音，比如摩揭陀語中的 *pulava* 對應於梵語的 *purva*。類似的例證比如本經「羅隣那阿竭」（EH. *la lin na ʔa gjat3* > MC. *la ljen na ʔa gjat3*）對應梵語 *ratnākara*，可以想見梵語經歷了 *ratnākara* > **ratanākara* > **radanāgara* > **ralanāgara* 的變

總之，「薩樓」對應 Skt. sarva，在語音上站得住腳。也就是說，「薩樓佛檀」有可能對應 Skt. sarvabuddha，即「一切佛」「諸佛」之意。以下從經文內容分析這種可能性。

本經所具體描述的「佛」，主要是：(1) 講述者釋迦牟尼佛；(2) 阿彌陀佛；(3) 在阿彌陀佛成道之前的 34 過去佛；⁶³ (4) 13 他國佛；⁶⁴ (5) 阿彌陀佛般泥洹後成佛的盧樓亘（觀音）以及摩訶那鉢（大勢至）。⁶⁵除此之外，還有對其他無央數諸佛的描述：

佛言：「……八方上下無央數諸佛中，時時乃有如我名字爾！……甚無央數佛，威神尊明，皆悉知之。」⁶⁶

這就意味著，從經文的內容來看，本經的佛陀觀涵蓋的範圍極為廣大，並不局限於阿彌陀佛，也包含了無量諸佛。⁶⁷

化，此中梵語的-tna-演變為-tana-。總之，sarva 在印度俗語中有可能變成了*sara 或者*sara(va)。參見 Pischel (1957: 107, 135, 282, 327)。

⁶³ 參見 CBETA, T12, no. 362, p. 300b19-c19。

⁶⁴ 參見 CBETA, T12, no. 362, p. 317a12-b11。

⁶⁵ 參見 CBETA, T12, no. 362, p. 309a14-24。

⁶⁶ CBETA, T12, no. 362, p. 309b21-26

⁶⁷ 事實上，本經的梵本確實出現了 sarvabuddha。比如經文的開頭對一切佛等的禮敬：「namo daśadiganantāparyantalokadhātupratiṣṭhitebhyaḥ sarvabuddhabodhisattvāyaśrāvakaḥpratyekabuddhebhyo」，見香川孝雄(1984: 56)。又如提到這個法門受到了「一切佛」的稱讚：「…dharmaparyāyāḥ sarvabuddhasaṃvarṇitāḥ sarvabuddhaprasastāḥ sarvabuddhānujñātā…」，見香

事實上，大乘佛教正有提及「諸佛」「一切佛」的習慣。現存最早阿彌陀佛像發現於印度 Mathurā 市西郊的 Govindnagar，此碑刻殘存雙腳與底座，在底座上有一段銘文，記載著「為了供養一切佛（sarvabuddha），而建立阿彌陀佛（amitābha）像」。⁶⁸此碑文寫定於西元 2 世紀，⁶⁹也就是說，在《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翻譯年代之前或者同一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將「一切佛」與阿彌陀佛置於同一語境的表述。⁷⁰

此外《小阿彌陀經》經群中出現了「一切諸佛護念/攝受」的經題，通過描述諸佛的態度來凸顯經題的地位，如下表：

<i>Sukhāvativyūha</i>	鳩摩羅什《佛說阿彌陀經》	玄奘《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prattiyatha yūyam idam acintyaḡaṇaparikīrtanaṡ	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	汝等有情皆應信受如是「稱讚不可思

川孝雄（1984: 366）。

⁶⁸ 參見 Schopen（1987: 101）。

⁶⁹ 此碑文書寫的年代，目前並無定論，Schopen（1987: 99, 126）推斷是公元 104 年，但也提到了這只是個大概的假設。綜合杉本卓州（1999: 85）與藤田宏達（2007: 277）的分析，目前最穩妥的結論是，此碑文寫定於西元 2 世紀。

⁷⁰ 參見 Schopen（1987: 121-122）、藤田宏達（2007: 277）。

<p><u>sarvabuddhaparigraham</u> nāna dharmaparyāyam⁷¹</p>	<p>一切諸佛所護 念」經。⁷²</p>	<p>議佛土功德，一切 諸佛攝受」法門。⁷³</p>
--	-------------------------------------	---

《小阿彌陀經》經群在經文內自稱此經為「一切佛諸護念/攝受」(sarvabuddhaparigraha)，⁷⁴這種「諸佛護念」的說法在大乘經典中也不罕見。⁷⁵由此可以推理，《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

⁷¹ 見 Fujita (2011: 92)。

⁷² CBETA, T12, no. 366, p. 348a3-8

⁷³ CBETA, T12, no. 367, p. 350a25-27

⁷⁴ 《小阿彌陀經》經群中關於「一切佛」(Skt. sarvabuddha) 的描述很可能是經典演變過程中添加進去的。藤田宏達 (2007: 147-149) 猜測這些描述很可能是來自於那種讚歎諸佛名號的佛名經；Gómez (2002: 13) 提到，《小阿彌陀經》出現了一切佛和阿彌陀佛擁有同等力量的說法，但《大阿彌陀經》卻明確地只把內容集中在阿彌陀佛，這種內容的不同有可能是因為文獻本身就有差異，也有可能是因為思想的歷史變遷。需要說明的是“護念”“攝受”，對應於梵語的 pari√grh，可以解釋為“認同、接受、護持”。從梵本的語法結構來看，sarvabuddhaparigraham 與 dharmaparyāyam 同格，而複合詞 sarvabuddhaparigraha 即 buddhānām parigraha，因此《小阿彌陀經》梵本經題所表達的是「這個 dharmaparyāya (法門) 是一切佛所護念的」。從語法上來看，漢譯兩本《小阿彌陀經》的經題中，「護念」「攝受」的對象也是法門。本經經題的「過度」與「護念」「攝受」在意義上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本經「過度」的對象不法門，而是人類。

⁷⁵ 護念「法」的經文，比如題曹魏康僧鎧所譯《無量壽經》：「如是之法一切具足，菩薩經典究暢要妙，名稱普至導御十方，無量諸佛咸共護念。」(CBETA, T12, no. 360, p. 266b1-3)；護念「善男子、善女人」的經文，比如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舍利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如是

佛檀過度人道經》有可能也受到了這種思潮的影響，因此經題中出現「一切諸佛」（薩樓佛檀）。

既然經題中出現「諸佛」沒有問題，那麼經題完整的意義是什麼？解答這個問題，最直接的材料應該是本經對諸佛描述的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對諸佛的供養，比如：

佛言：「……諸菩薩中，有意欲供養八方上下無央數諸佛，即皆俱前為佛作禮，白佛辭行，供養八方上下無央數佛，佛即然可之，即使行。……」⁷⁶

第二種情況是引用諸佛的稱讚，比如：

佛言：「不獨我稱譽阿彌陀佛光明也，八方上下無央數佛、辟支佛、菩薩、阿羅漢，所稱譽皆如是。」⁷⁷

第三種情況是藉諸佛突出阿彌陀佛，比如：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廣說，應作是念：『我今書寫，受持，讀誦，修習，思惟，廣為他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皆是十方無量無數無邊如來·應·正·等·覺·現·說·法·者·神·力·護·念。』」（CBETA, T06, no. 220, p. 537a19-28）。

⁷⁶ CBETA, T12, no. 362, pp. 305c03-306a4

⁷⁷ CBETA, T12, no. 362, p. 303a19-21

佛言：「諸八方上下無央數佛，頂中光明所焰照皆如是也。阿彌陀佛頂中光明所焰照，千萬佛國。……阿彌陀佛光明，所照最大，諸佛光明皆所不能及也。」⁷⁸

諸佛的供養、諸佛的稱讚與經題的過度人道（救濟人類）難以產生聯繫，可以排除。本經經題應屬於第三種情況，即「薩樓（佛）檀」作為阿彌陀佛的一個尊號，表達的是類似「一切佛中最勝」的意義。可以作為參考的是，曇摩迦菩薩在成為阿彌陀佛之前，就明確提到要做諸佛中最尊：

我欲求佛為菩薩道，令我後作佛時，於八方上下諸無央數佛中，最尊智慧勇猛。頭中光明如佛光明，所焰照無極。⁷⁹

也就是說，「薩樓佛檀」對應的梵語應是類似於 *sarvabuddhānuttara*（諸佛中最尊）。譯者只音譯出了 *sarvabuddhān-*，而後半部分的 *-uttara* 譯者略譯或者在原典語言中丟失了。

因此，如果「檀」的用法與經文的用法一致，則「薩樓佛檀」對應於 *Skt. *sarvabuddhānuttara*，而「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所對應的梵語是類似於 **amitābha-samyaksambuddha-sarvabuddha-anuttara-manuṣya-*

⁷⁸ CBETA, T12, no. 362, pp. 302c23-303a2

⁷⁹ CBETA, T12, no. 362, p. 300c23-26

parimocaka，此中 sarvabuddha-anuttara、manuṣya-parimocaka⁸⁰ 均是對 amitābha 的不同描述。也就是說，經題大意为「救濟人類·諸佛最尊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

(二)「檀」的用法與經文不一致

經文內部的「檀」有兩種用法，可以說明譯者對「檀」的使用並不固定，因此經題中「檀」的用法有可能與經文的用法不一致。

「薩樓(佛)檀」既要符合 *th/sa...l/r/ṭ/d...d/t... 的形式，又要符合經文內容，如果「檀」的用法與經文的用法不一致，那麼「薩樓(佛)檀」對應的梵語比較有可能的是 sarvalokadhātu (一切世界)。其中，「薩」(EH. sat > MC. sat) 對應 sa(rva)，「樓」(EH. lo > MC. leu) 對應 lo(ka)，「檀」(EH. dan = MC. dan) 對應 dhātu。「薩」與「樓」的情況容易理解，Skt. sarva 中的 -rva、Skt. loka 中的 -ka 在原典語言中脫落或者譯者略譯，比較複雜的是「檀」與 Skt. dhātu 的對應情況，以下詳述之。

首先，梵語的 -t- 在俗語有可能會變成 -r-，比如梵語的 harītakī 在于闐語中是 harīrai，⁸¹ 梵語的 saptati 在印度俗語中變

⁸⁰ 辛嶋靜志 (1999: 142) 認為，「過度」對應於梵語√tī (渡、過) 以及使役形 tārayati。事實上，「過度」「人道」在本經梵本中均無直接對應的語詞，且譯者也未必是逐詞翻譯。本文依「救濟人類」之意大致構擬為 manuṣyaparimocaka。

⁸¹ 這個例子引自辛嶋靜志 (1994: 64)。

成 *sattari*。⁸²事實上，在印度俗語中會發生 *-t- > -d-*⁸³以及 *-d- > -r-*⁸⁴的變化，前者比如梵語的 *dhātu* 在犍陀羅語作 *dhadu*，⁸⁵後者比如巴利語中的 *pavedayanti* 在犍陀羅語《法句經》第 160 偈中作 *praverayadi*。⁸⁶因此，梵語 *dhātu* 很可能經歷了 *dhātu > *dhadu > *dharu* 的變化。

其次，初期漢譯佛典的音譯詞會用鼻音韻尾[-n]對應梵語的 *r*，⁸⁷比如本經「樓夷亘羅」的「亘」(EH. *syān* > MC. *sjwan*) 對應 Skt. *lokeśvara* 的 *śvar*，「鬱單」的「單」(EH. *tan*=MC. *tan*) 對應 Skt. *uttara* 的 *-tar-*。後漢譯經中類似的例子比如「般 (EH. *paṇ*) 泥洹」(Skt. *parinirvāna*)、「文 (EH. *mun*) 陀竭」(Skt. *mūrdhagata*) 等。⁸⁸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是因為梵語的 *r* 在發音的時候是舌尖卷到顎頂，而 *n* 則是用舌尖頂到牙齒或者牙齒

⁸² 這個例子引自 Pischel (1957: 175§245)。在這一條中，Pischel 認為 *ta* 變成 *ra* 有可能是經過了 *ṛa*。

⁸³ 參見 Pischel (1957: 143-144§192)、Brough (1962: 86-87§33)。

⁸⁴ Brough 認為母音之間非常短的塞音有可能會被一個近似 *r* 的音所替代，類似的例子還有梵語的 *udyāna* 在於闐語中作 *uryāna*。參見 Brough (1962: 96 §43b)。

⁸⁵ 犍陀羅語 *dhadu* 的例子參見 Stefan Baums 與 Andrew Glass 所編撰的電子辭典 (*A Dictionary of Gāndhārī* : https://gandhari.org/n_dictionary.php，2018 年 9 月 6 日) 中梵語 *dhātu* 條。

⁸⁶ 犍陀羅語 *praverayadi* 的例子引自 Brough (1962: 144)。

⁸⁷ 參見蒲立本 (1999: 143)、Baxter & Sagart (2014: 258)。

⁸⁸ 這兩個例子引自 Coblin (1983: 243#51, 255#388)。

根，⁸⁹二者都是濁音，又同為舌冠音，音值相近。

最後，初期漢譯佛典中末尾音節的母音常常沒有翻譯，⁹⁰比如本經「憂為迦葉」(EH. *jap* > MC. *jiäp*) 對應 Skt. *urubilvākāśyapa*)、「蔡揭」(EH. *giat* > MC. *gjäät*) 對應 Skt. *svāgata*、「羅隣那阿竭」(EH. *gjat3* > MC. *gjat3*) 對應 Skt. *ratnākara*、「迦羅越」(EH. *γuat* > MC. *γwat*) 對應 Skt. *kulapati*、「劫波育」 對應 (EH. *juk* > MC. *jiuk*) (Skt. *kārpāsika*)。

因此，「薩樓檀」 對應 Skt. *sarvalokadhātu* 在語音上可以成立。

再看經文的描述。經文首次介紹阿彌陀佛，明確提到阿彌陀佛會在他方佛國過度無量眾生⁹¹：

其曇摩迦菩薩至其然後，自致得作佛，名阿彌陀佛，最尊、智慧勇猛、光明無比，今現在所居國土甚快善。在他方異佛國教授，八方上下諸無央數天、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莫不得過度、解脫憂苦。⁹²

⁸⁹ 參見 Whitney (1879: 17-18)。

⁹⁰ 比如支婁迦讖譯經中的「般若波羅蜜」(Skt. *prajñāpāramitā*)、「拘翼」(Skt. *kausika*)、「梵摩三鉢」(Skt. *brahmā-sahāmpati*)、「捷陀越」(Skt. *gandhayatī*)；支謙譯經中的：「維樓勒」(Skt. *virūdhaka*)、「兜勒」(Skt. *tuvattaka*)、「摩竭」(Skt. *māgadhā*)。

⁹¹ 辛嶋靜志 (1999: 138) 指出，所謂的「諸天、人民及蜎飛蠕動」，對應於 Skt. *sattva*，是古譯經典對「眾生」的翻譯。

⁹² CBETA, T12, no. 362, p. 301a16-20

曇摩迦菩薩述說二十四願的最後一願時，表達了光明照耀無數天下，讓一切眾生來生我國的想法：

第二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頂中，光明絕好，勝於日月之明百千億萬倍，絕勝諸佛。光明焰照，諸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當大明。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見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者，皆令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⁹³

而佛陀對阿彌陀佛的稱讚，表明曇摩迦菩薩的這一願確實完成了，阿彌陀佛的光明照耀無數天下，無數佛國中的人民都得到了救濟：

佛稱譽：「……阿彌陀佛光明……焰照諸無數天下，幽冥之處，皆常大明。諸有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莫不見阿彌陀佛光明也，見者莫不慈心歡喜者。世間諸有婬泆、瞋怒、愚癡者，見阿彌陀佛光明，莫不作善也。諸在泥犁、禽獸、薜荔考掠勤苦之處，見阿彌陀佛光明至，皆休止不復治，死後莫不得解脫憂苦者也。阿彌陀佛光明，名聞八方上下無窮無極，無央數諸佛國，諸天、人民，莫不聞知，聞知者莫不度脫也。」⁹⁴

⁹³ CBETA, T12, no. 362, p. 302b9-14

⁹⁴ CBETA, T12, no. 362, p. 303a3-18

引文所出現的「諸無央數天下、諸無數天下、無央數諸佛國」其實就是一切世界 (Skt. sarvalokadhātu) 之意。⁹⁵可以作為參考的是，梵本的 dharmakāra (曇摩迦) 菩薩的第 7 願中提到了「sattvāanyeṣu lokadhātuṣu」(其他世界的眾生)，而本經對應的第 7 願則作「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⁹⁶因此本經「無央數佛國」「無數天下」等等說法，很有可能就是對應於 Skt. sarvalokadhātu。

本經描述阿彌陀佛無與倫比的威力，背景極為廣闊，而「無央數佛國」就是其中一個反復提及的空間概念。因此，經題中會出現「一切世界」(Skt. sarvalokadhātu)。需要注意的是，阿彌陀佛會救濟一切世界的無量眾生，然而本經經題救濟的對象只有人類(「過度人道」)，這應是為了突出此經對人的價值，從而增強大眾的信心。本經下卷大量的篇幅描述世間的三種人以及世間人民的五惡，就可以看出專門針對人類的關懷。

因此，如果「檀」的用法與經文的用法不一致，則「薩樓檀」對應於 Skt. sarvalokadhātu 表示「一切世界」，⁹⁷而「阿彌

⁹⁵ 辛嶋静志 (1999: 149) 提到了本經的「天下」近似於「世界」之意，而「諸無央數天下」則意味著包含他方佛國的無數世界。

⁹⁶ 參見香川孝雄 (1984: 120)。

⁹⁷ 這種情況下，「薩樓佛檀」的「佛」應是後代抄寫時的衍文，可能是抄寫者受到了經文中「南無阿彌陀三耶三佛檀」的影響。值得參考的是，《妙法蓮華經》卷 3:「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CBETA, T09, no. 262, p. 25c1-2)。此中，同為西方佛的「度一切世間苦惱」，梵本對應於 sarvalokadhātūpadravodvegapratyutīrṇa，也出現了 sarvalokadhātu，

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所對應的梵語應該是類似於 **amitābha-samyaksambuddha-sarvalokadhātu-manuṣya-parimocaka*，大意为「救濟一切世界人類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

綜合以上討論，本經經題有「薩樓佛檀」與「薩樓檀」兩種寫法，因此經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讀，第一種是「救濟人類諸佛最尊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第二種是「救濟一切世界人類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從語音對應以及經文的內容看，兩種解讀都可以成立，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種解讀需要假定譯者略譯了 Skt. *anuttara* 一詞後半部分的-*uttara* 或者在原典語言中-*uttara* 脫落了，這種假定風險過大，我們很難認為譯者會省略如此關鍵的一個單詞，也很難認為經題會出現如此大幅的脫落。⁹⁸因此，目前比較可靠的推論是第二種情況，即經題意为「救濟一切世界人類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

參見辛嶋靜志（2001: 70）。

⁹⁸ 另一種情況是，「薩樓佛檀」等同於「一切佛」，而經題意为「正等正覺阿彌陀佛與一切佛救濟人類」，但本經並無「一切佛」救濟人類的描述，「一切佛」也不是本經的主角，因此這種可能性可以排除。此外，《菩薩受齋經》出現了相近的詞「拘樓檀」，比如「當須摩提拘樓檀阿彌陀佛前，受得三昧禪。」（CBETA, T24, no. 1502, p. 1116a12-13），但是此經的形成恐怕還要再做分析，辛嶋靜志（2014: 237）即認為此經有可能是《大阿彌陀經》編湊而成。《翻梵語》認為：「應云『拘樓檀那』，譯曰『拘樓』者，『作』；『檀那』者，『施』。」（CBETA, T54, no. 2130, p. 990c4），這種說法恐怕沒有憑據。因此，「拘樓檀」是否和「薩樓檀」有關聯，恐怕還得做進一步考量。

六、結論

本文考察的是 T362《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經題的意義，認為解讀經題的重點在於解讀音譯詞「薩樓佛檀」，而前人研究中尚未有合理解釋。全文結論如下：

第一，根據史料的記載，「薩樓檀」首見於西元 515 年成書的《出三藏記集》，另一種寫法「薩樓佛檀」則首見於西元 700 年左右成書的《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而這兩種寫法在解讀經題時都應該納入考量。

第二，根據梵漢對音的規律以及本經的用例，「薩樓（佛）檀」所對應的梵語可以構擬為 *th/sa...l/r/ṭ/ḍ/d...d/t... 的形式。

第三，根據以上結論，「薩樓（佛）檀」所對應的梵語有兩種可能：（1）「薩樓佛檀」=Skt. sarvabuddha（一切佛、諸佛）；（2）「薩樓檀」=Skt. sarvalokadhātu（一切世界）。後者的可能性更高。

因此，在現有條件下，可以提出一種相對合理的可能性，即本經經題「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檀過度人道」對應的梵語接近於 *amitābha-samyaksaṃbuddha-sarvalokadhātu-manuṣya-parimocaka，是多個佛陀稱號的並列，大意为「救濟一切世界人類之正等正覺阿彌陀佛」。

【略語說明】

> 語音演變，比如 A > B 即 A 音變為 B。符號「<」同理。

CEB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之資料，以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紀錄，引自 <http://cbetaonline.dila.edu.tw>。本版 CBETA，發行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26 日，版本號為 2018-Q2。

EH. 東漢擬音，根據 Schuessler (2009)。

MC. 中古漢語擬音，根據 Schuessler (2009)。

Skt. 梵語單詞。



參考文獻

一、一手文獻

《(景印)高麗大藏經》，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冊6。

《房山石經·遼金刻經》，華夏出版社，1988年，冊9。

二、二手文獻

池田昌広 2012 〈懷興『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所引外典考〉，《歷史學部論集》2，頁1-20。

蒲立本 1999 《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潘悟雲、徐文堪譯，北京：中華書局。

- 丘山新 1986 〈《阿彌陀過度人道經》——經題とその思想〉，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5.1，頁 68-71。
- 蘇晉仁 1995 〈序言〉，載蘇晉仁、蕭煉子點校《出三藏記
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1-27。
- 色井秀讓 1976 〈大阿彌陀經疑点若干〉，《印度学仏教学
研究》24.2，頁 595-600。
- 杉本卓州 1999 〈マトウラーにおける仏像崇拜の展開（そ
の3）〉，《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行動科学・哲学篇》19，
頁 83-118。
- 藤田宏達 2007 《浄土三部經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 辛嶋靜志 1994 《〈長阿含經〉の原語の研究：音寫語分析
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平河出版社。
- 辛嶋靜志 1999 〈『大阿彌陀經』訳注（一）〉，《佛教大
学総合研究所紀要》6，頁 135-150。
- 辛嶋靜志 2001 《妙法蓮華經詞典》，東京：創價大學國際
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 辛嶋靜志 2010a 〈阿彌陀浄土の原風景〉，《佛教大学総
合研究所紀要》17，頁 15-44。
- 辛嶋靜志 2010b 《道行般若經詞典》，東京：創價大學國
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 辛嶋靜志 2014 〈阿彌陀浄土的原貌〉，載《內陸歐亞歷史
語言論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紀念》，甘肅：蘭州大學出
版社，頁 211-248。

- 香川孝雄 1984 《無量壽經の諸本對照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
- Allon, M. 2001 *Three Gāndhārī Ekottarikāgama-type sūtras*. U.S.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Bapat, P. V. 1951 *Arthapada Sutra*. S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 Baxter, W. H., & Sagart, L. 2014 *Old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ums, S. 2009 *A Gāndhārī Commentary on Early Buddhist Verses: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7, 9, 13 and 1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Brough, J. 1962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blin, W. S.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Fujita, K. 2011 *The Larger and Smaller Sukhāvātīvyūha sūtras*. Kyoto: Hozokan.
- Gómez, L. O. 2002 *The land of bliss: the paradise of the Buddha of measureless light: Sanskrit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ukhavativyūha sutra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Karashima, S. 2009 “On Amitābha, Amitāyu(s), Sukhāvātī and the Amitābhavyūha.”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3, pp. 121-130.

- Monier-Williams, M. 1999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including both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 older dialects, of Veda and Brahmana*. (New ed., greatly enl. and improv.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Leumann, E., & Cappeller, C.),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Pischel, R. 1957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Prākṛit languag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Salomon, R., Allchin, F. R., & Barnard, M. 1999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chlosser, A. 2016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in Gandhāra. Edition of Fragment 4 and 11 from the Bajaur Collection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PhD Dissertatio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 Schopen, G. 1987 “The Inscription on the Kuṣān Image of Amitābha and the Charakter of the Early Mahāyāna in Indi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0(2), 99-137.
- Schuessler, A.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Whitney, W. D. 1879 *A Sanskrit grammar: including both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 older dialects, of Veda and Brahmana*. Leipzig: Breitkopf and Härtel.

Xiao, Y. 2016 “Avalokiteśvara in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e Larger Sukhāvātīvyūha-sūtra.”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 Musashino University* 32, pp.1-25.

三、網絡資源

A Dictionary of Gāndhārī (犍陀羅語辭典) :
https://gandhari.org/n_dictionary.php

CEBTA (網絡版) : <http://cbetaonline.dila.edu.tw>



A study on the title of *Amituo Sanyesanfo Sa Lou Fo Tan Guodu Rendao Jing*(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Li, Zhouyuan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Buddhist Studies
Department, Doctoral student

Abstract

Amituo Sanyesanfo Sa Lou Fo Tan Guodu Rendao Jing(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 (T362), translated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3rd century AD, is the oldest Pure Land scripture in the existing Chinese Buddhist canons. For a long time, the meaning of this title has been seldom discussed, and the biggest difficulty in interpreting this title is in the transcription "Sa Lou Fo Tan"(薩樓佛檀).

Firstly, the *Chu Sanzang Jiji* (出三藏記集), which was published in about 515 AD, recorded "Sa Lou Tan"(薩樓檀). The *Wuliangshou Jing Lianyi Shuwen Zan*(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 which was completed in 700 AD, recorded "Sa Lou Fo Tan"(薩樓

佛檀) . Therefore, two different situa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interpreting the title.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other cases in the sūtra and in terms of the rules of the evolution of Indian phonetics and the rules of Sanskrit-Chinese transcription, We analyzed the sanskrit word corresponding to “Sa”, “Lou” and “(Fo) Tan” one by on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anskrit form corresponding to "Sa Lou (Fo) Tan" must be *th/sa...l/r/t/ḍ/d...d/t....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article suggest that the sanskrit corresponding to “Sa Lou Tan” is Skt. sarvalokadhātu (all the worlds). In this case, *Amituo Sanyesanfo Sa Lou Fo Tan Guodu Rendao*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 means "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Amitābha Buddha who saves human beings in all the worlds", and the Sanskrit title could be presumed as “Amitābha-samyaksambuddha-sarvalokadhātu-manuṣya-parimocaka”.

Keywords:

Amitābha-sūtra, Sa Lou Fo Tan, Sanskrit-Chinese transcription, all buddhas, all the worlds